

编者按

纸墨生香,故事流淌。由中共阳泉市委宣传部、阳泉日报社、阳泉市总工会、阳泉市作家协会、阳泉市图书馆联合主办的“最美阅读——我身边的读书故事”主题征文活动,自启动以来,收获了社会各界的热情响应与众多真挚动人的佳作。即日起,我们将遴选优秀作品,陆续在《阳泉日报·晚报版》刊发。

本次征文旨在捕捉那些因阅读而生的温暖瞬间与心灵启迪。这些文章,或讲述一本好书如何成为人生的灯塔,或描绘亲子共读的温情画卷,或记录书友间思想碰撞的火花……它们源于生活,情感真挚,是阅读力量最鲜活的注脚。感谢所有投稿者的分享! 让我们一同品读这些身边的故事,感受阅读带来的智慧光芒。

在三百米深处阅读太阳

□石 伟

每个人心中,都有一段与成长同行的书香记忆,难以磨灭。当对书的渴望到达极致,我们将不由自主站在知识的高地,高呼那场与书相伴的热血征程,怀念那些曾给予我们力量的智慧之书。终于明白,书于我,是一生奋进的号角。

2006年9月,我背着塞满衣物的背包站在新景公司大门口,包里还藏着一本翻旧的《平凡的世界》。那是技校语文老师临别时送的,扉页上写着:“石伟,愿你在平凡世界中找到自己的不平凡。”

输送机司机的培训简单粗粝,老班长用沾满煤灰的手指戳着我的胸口:“记住,井下不认文凭,只认本事。”我摸着口袋里凸起的书角,像攥着一个不能言说的秘密。

第一次下井的记忆,像被矿灯照亮的煤壁——清晰而压抑。罐笼下降时,耳膜传来尖锐的疼痛,黑暗中工友们的呼吸声此起彼伏。当输送机的轰鸣声在巷道里炸开,老李把铁锹塞进我手里:“后生,把皮带撒下的煤铲回去!”

那晚回到八人间宿舍,我在被窝里打着手电重读孙少平下井的章节。书页间囚禁的银杏叶早已枯黄,却让三百米深的地心与黄土高原的矿井产生了奇妙共鸣。路遥笔下“用生命换取生活”的描述,此刻正透过纸背,灼烧我的指尖。

《煤矿安全规程》是每个矿工的必修课,而我总在枯燥的条文空白处写满批注。有次被安监部的王干事发现,他举起我密密麻麻写满批注、像被“涂鸦”过的手册,却在众人紧张的注视中笑了:“这是我见过最鲜活的安全教育读本。”

后来,我的工具柜里多了《寂静的春天》《活着》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。工友们起初笑我“装文化人”,直到那天深夜放煤时煤仓溃泄,我们被困在操作平台上。当恐惧开始在密闭空间蔓延,我随口讲起《老人与海》中圣地亚哥与鲨鱼搏斗的桥段。老张布满老茧的手,突然握住我颤抖的手腕:“继续讲,后生。”

心灵感悟

麻雀

□问 津

曾几何时,在农村,麻雀的名声可不太好。我出生于农耕之家,深知农家生活。那时,家家有田,种植玉米、谷子、黍子等作物。谷子和黍子都是“小颗粒”作物,既不能早收割,也不能晚收割,要等完全成熟,才能下镰。这时节有“三怕”,一怕起风,二怕下雨,三怕“鸟蹬”。

风是劲敌,尤其刮大风,俗称“风摩谷”。大风一卷,成熟了的谷穗摩擦在一起,许多谷秆脱穗而落,收成锐减。下雨也怕,连阴雨会使谷子“倒青”,同样不妙。“鸟蹬”又是什么呢?乡间麻雀很多,漫山遍野,成群结队。谷子熟了,麻雀先知道,一大群准确无误地落在谷穗上。啄吃是小事,连啄带蹬,谷籽因此大量落地,造成损失。这波刚走,那波又来,谷田被糟蹋得不轻。黍子更甚,籽粒光滑,更不经外力。若一大片土地只有一户种谷子,那可倒了霉。因此,农人间有个默契:几户人家约好都种谷子,好“分摊”一下“鸟蹬”的受损。同时,农民会在谷子快熟时插上稻草人,吓唬麻雀。然而,这终究是治标不治本。

后来有人说麻雀是益鸟,能吃掉庄稼地里的害虫。麻雀吃没吃害虫,没人亲眼看见;而麻雀吃粮食,则是铁证如山。那时,农人各种手段齐上,麻雀死伤惨重。许多年后,人们又为麻雀正名,它们才从劫难中喘息过来。幸而其族群庞大,不几年便恢复了元气。人类渐渐重新接纳了它们,与之共享一片蓝天。

黄鹂也好,鸚鵡也罢,都是“贵鸟”,落户不到山村来。山村里最多最常见的,还是麻雀。说实话,树枝上有几只麻雀唧唧,地上落几只麻雀觅食,倒也是不错的景致。大雪之后,麻雀总是最先在雪地上留下足迹,既为填饱肚子而觅食,也因它们喜欢在雪地里嬉闹。那一身四季不变的羽毛,总是被梳理得干干净净。

小时候,我也干过支筛子扣鸟的事儿。说扣鸟,十有八九扣住的还是麻雀。麻雀也不是傻,就是禁不住美食的引诱。捉住麻雀后,我用白线拴住它的腿,系在屋里。用两只小碗分别放上米、盛上水,像对待客人一样。但麻雀不领情,不吃不喝,隔一阵就扑棱棱挣

扎。如果捉住的是一只小麻雀,你听吧,院子里便经常有老麻雀焦灼的呼唤。这样得来的麻雀喂不住,有的好端端就死了,有的最终只好放生。

人对麻雀尚有怜悯之心,猫对麻雀则只有杀戮之意。猫抓麻雀有奇招,首先是有耐心,埋伏许久;其次是蹑手蹑脚,悄悄接近;最后疾如闪电,或平地猛扑,或凌空一跃。可怜的小麻雀,顷刻间便成了猫的美食。我对猫猎吃麻雀的行为颇为反感,也很同情麻雀的不幸遭遇,但自然界弱肉强食的生存法则,非人力所能改变。

住进城市后,发现有许多改变。有的改变提升了生活质量,令人愉悦;有的改变却出人意料,为心头添堵。比如,麻雀少了许多。城市的高楼大厦、水泥钢筋,注定没有麻雀的份儿。于是,麻雀或销声匿迹,或难得一见。清晨,习惯性推开窗,想和大自然联络感情,聆听鸟鸣,哪怕只是麻雀叽叽喳喳的喧闹也好。然而,那熟悉的身影和声响已然不再。

文化视线

戏韵的新章

——阳泉市“戏曲名家”专场演出观后

□孟宏儒

8月1日晚,由市文联、市文旅局、市总工会联合主办的阳泉市“戏曲名家”专场演出在市工人文化宫职工剧场成功举办。我有幸观看了这场演出。

我是一名老戏迷,与戏曲的渊源颇深。20世纪50年代,我的四叔在丁果仙剧团里任职,而我家就住在光明剧院(丁果仙剧团常年演出的场所)对面。那时,我正在读小学,晚上无事,经常溜到剧场去看戏。丁果仙、牛桂英、马兆麟(艺名根根红)、马秋仙(艺名小果子)、马福仙(艺名十七生)、白桂英(生角,后改须生,系丁派弟子)等著名演员的演出,我百看不厌,了然于心。我和他们也颇为熟识,甚至过年时还多次得到过丁果仙给的压岁钱。这份情缘,使得我成年后,特别是从事文史工作以来,对戏剧格外关注。不仅常看《走进大戏台》等戏曲类节目,还一直关注阳泉戏剧界的动态,并撰写过一些评介文章,为之鼓劲、加油。诸如:《精心构戏 尽力表演——喜看市晋剧团演出〈白沟河〉》(刊于《阳泉报》1978年10月31日)、《情真意切 生动感人——喜看市豫剧团演出〈白蛇传〉》(刊于《阳泉报》1979年1月6日)、《别具一格 以奇取胜——市文工团话剧〈白莲花传奇〉观后》(刊于《阳泉报》1980年8月2日)、《大胆的尝试 可喜的收获——评市晋剧团新编的历史剧〈屈斩道同〉及其演出》(刊于《阳泉报》1981年5月9日)、《乐赏刘卫平的〈打金枝〉选段》(刊于《阳泉日报·晚报版》2023年5月18日)等十数篇,均受到好评。

退休二十余年,因年老体弱,我很少亲临剧场感受阳泉戏剧的新发展。此次观赏阳泉市“戏曲名家”专场演出,可谓大开眼界、大饱眼福,而且大为震惊! 为什么这样说呢?

其一,新人辈出,蔚为大观。2007年3月,我编撰《阳泉史话》时(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),书中“阳泉市具有正高级职称的人员名表(截至2005年)”显示,艺术专业一级演员只有市晋剧团的曹文茹一人。而今,市晋剧院已有刘卫平、张红红、侯润娥三位一级演员;市豫剧团有李青枝、李向英两位二级演员。他们均系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,都曾多次荣获省级乃至国家级大赛奖项,有的还是著名戏曲家的入室弟子或传承人,声誉斐然。

其二,演技超群,各有所长。比如张红红主演的《金水桥》选段,这个戏我曾看过多次,银屏公主这个角色当年是牛桂英演的,给人的印象很深。银屏公主的儿子秦英打死了太师(皇上的老丈人、西宫娘娘之父),这无疑是一桩弥天大罪,依法必斩;而秦英又是自己的亲生骨肉,一根独苗,难以割舍。两难之下,她只好绑了罪儿进宫,请求皇父施恩,免儿一死。这种心态,异常复杂。可喜的是张红红拿捏有度,演技老道,从唱腔到表演,一气呵成,赢得了观众的阵阵掌声。

晋剧《小宴》选段,主演是侯润娥。这个角色当年是由马福仙(艺名十七生,系马兆麟的大女儿和亲传弟子)扮演。印象中,十七生扮相英俊,气度超凡,音色响亮。观赏了侯润娥的《小宴》后,我亦觉得十分惊艳。特别是戏中她表演的“翎子功”,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,堪称一绝。观众通过演员翎子的起落舞动,了解和感受到吕布当时爱意翻涌、情难自抑的复杂情绪。老实说,我这一生看过的小生表演中,能达到如此水准的唯一她一人。难怪演出中,台下观众报以一次又一次热烈的掌声。

刘卫平作为晋剧须生丁派艺术的代表性人物,他主演过的《空城计》《打金枝》《铸城》等剧目,我在《走进大戏台》节目中都观赏过。他身为阳泉晋剧的领军人物,平时虽事务繁忙,仍不误演出,常挑大梁。他的表演,很注意在塑造人物上下功夫,给观众留下很深的印象。他的演出足迹遍及晋、冀、陕、内蒙古等省区,为阳泉的戏剧事业增光添彩。

至于李向英主演的豫剧《魏都遗恨》片段,和李青枝主演的《秦雪梅》片段,我不太熟悉这两个戏,也缺乏豫剧方面的一些常识,只是觉得两位演员唱功非凡,戏份吃重,表演难度也很高。她们能用心、用情地演绎,并获得观众的高度认可,同样值得为之喝彩。

第三,舞台呈现,今非昔比。整台晚会,在台面、灯光、布景以及音响等方面,都展现出极大的改善和创新。这既体现了我市对文化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远见卓识,也凝聚了各文艺团体服务于民、苦练内功、打造精品的汗水与心血,令人感慨不已。

正因如此,我特意撰写了此文,既为艺术家们喝彩,也为阳泉戏曲的薪火相传而深感欣慰。

